

种植金子的人

陈忠实创作史料梳理手记

□赵刚

主人是位非常勤劳的田园高手，种豆豆满仓，种瓜瓜满园，种花香溢十里，种树蔽日遮天。主人想，要是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种植金子，连年丰收，该有多好啊！

于是，主人变卖了大部分家当，兑换回一颗质地纯正、形态精美的金元宝，选择了田园中央最肥美的地方，将金元宝小心翼翼地种植进去，松土，灌溉，施肥，除草，用尽平生本领，丝毫不敢懈怠。可是，一年过去了，别说开花、挂果，就连一个小芽儿都未曾吐露。主人想，这么金贵的种子，也许再等一年才会有收获吧？

于是，主人变卖了全部家当，购置了最坚固的锄头——用于松土，最醇美的清泉——用于灌溉，最肥壮的营养液——用于施肥，最特效的灭草剂——用于除草，用尽平生本领，丝毫不敢懈怠。可是，又一年过去了，别说开花、挂果，就连一个小芽儿都未曾吐露。主人想，这么金贵的种子，也许再等一年才会有收获吧？

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……原本小富即安的生存状态被穷困潦倒涂抹得一塌糊涂，主人亦从人皆仰慕的田园高手，变成尽人嘲笑的痴汉。

这是我多年前写的一则小故事，初衷在于讽刺那些说梦痴人，违背客观规律，徒在不可能的事情上费心劳神，最终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贻笑大方！一日，我蓦然醒悟，那些曾被自己不屑的“种植金子的人”，才是心怀梦想、踏梦长歌的智者！倘若没有他们异想天开之胆识和锲而不舍之精神，恐怕人类至今仍停留在落后的原始时代，至于航母入海、火箭上天、月球登陆、飞船探险，则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！如此，作为“金子”累累精神食粮之受益者，该以怎样的心情向“种植金子”的人致以敬意啊！

二

在万紫千红的中国当代文学百花园中，深耕着这样一些“种植金子”的人，他们以史家的深刻、医者的情怀、哲人的睿智、园丁的执著，勇敢割舍轻车熟路的体裁、题材和得心应手的创作手法，向另一条沟壑纵横、鲜见人踪的高原探索，一如前文那位田园高手，连金子发什么芽、开什么花、挂什么果，以及会不会发芽、会不会开花、会不会挂果都尚未明朗，就全身心投入金子“种植”。难道，他不清楚，倘若种植失败，就意味着赔掉的不仅是曾经来之不易的好名声、小富即安的好家当，更重要的还有一去不返的好年华？他当然清楚！

春日暖阳中的1985年，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议（扩大）增选有陕西文坛“三驾马车”之誉的陈忠实、



路遥、贾平凹为副主席。两年后，陈忠实陡然意识到，“自己已经是45岁的人了，说一声死还不是一死了之，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的文学写了几十年的小说，死不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。”（李下叔《捡几片岁月的叶子——我所知道的〈白鹿原〉写作过程》，《当代》1998年第4期）那么，什么才是可令他瞑目的垫棺作枕之物呢？那就是创作一部与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秘史”之谓相匹配的足以传世的长篇巨制。

这个念头乍一闪现，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。因为，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发表小说处女作《春夜》之后20年来，其创作的车轮始终奔驰在中短篇的轨道上，其中：短篇小说《接班以后》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、摄制为电影《渭水新歌》全国公映，《信任》被《人民文学》及《青年文学》创刊号转载，荣获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中篇小说《康家小院》《初夏》分别荣获《小说界》首届文学奖、《当代》1984年度文学奖；另有《高家兄弟》《公社书记》《无畏》《立身篇》《徐家园三老汉》《心事重重》《土地诗篇》《七爷》《乡村》《苦恼》《第一刀——冯家滩记事》《尤代表轶事》《回首往事》《正气篇》——《南村纪事》之一》《征服——《南村纪事》之二》《丁字路口——《南村纪事》之三》《四妹子》《十八岁的哥哥》等中短篇作品亦有不俗表现，而对于长篇创作从无涉猎，诚如1985年8月他在长篇小说促进座谈会上坦言，“一是明确表态，尚无写长篇小说的丝毫准备，什么时候写，也没有任何考虑；二是谈了阅读马尔克斯长篇小说《百年孤独》的感受，认为如果把《百年孤独》比作一幅意蕴深厚的油画，那么他迄今为止所有作品顶多只算是

不大高明的连环画。”（邢小利《陈忠实传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）这不是过谦，乃是自知。面对来自同为专业作家的路遥、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异军突起的巨大压力，为了不虚度人生、不亏待钟爱了几十年的文学，陈忠实这位中短篇领域的三农题材的“田园高手”，果决和过去告别，立志在“种植金子”的修远之路上上下求索。

为了把《白鹿原》这颗“金种子”种好，“从1985年秋天写《蓝袍先生》萌生写长篇小说的念头，一直到1988年春天开笔写《白鹿原》，其间两年余，陈忠实都在构思、孕育这部作品，并为这部作品的创作进行必要的准备。”（邢小利《陈忠实传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）他一方面做着《百年孤独》《人间王国》等世界名著艰苦的阅读审美储备，以期从世界文学的视角审视和淬炼“金种子”所承载的民族秘史的正大气象，另一方面做着以生于斯、长于斯的白鹿原为中心的咸宁、长安、蓝田县域史志“挖祖坟”式的资料储备，以期“把目光再从外国大事那里切换到自己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土壤，回归本源，才能‘寻找’到‘属于自己的句子’，关注本土，才能产生好作品和大作品，才能创作出令世人瞩目的不朽之作。”（陈忠实《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）

“1988年清明前后即公历4月1日，陈忠实在乡下祖居老宅，坐在长沙发一头，打开了一个16开的硬皮笔记本，写下了《白鹿原》的第一行”，“1992年2月，陈忠实写下了《白鹿原》最后的一个标点符号，‘一时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拿出来投出去’”。（王仲生、王向力《陈忠实的文学人生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）陈忠实全

处女作被高看一眼的先天性优势不可复制；

其次，文学重镇的专业作家身份，所奠定的资源优势，使《白鹿原》有条件在“第一时间”与名刊大社“无缝对接”，有条件在“第一时间”受到评论家的热切关注。“1992年早春，陈忠实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写了信，告诉他《白鹿原》的写作已经完成，修改也将于近期完成，稿子是送到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来取，请何启治定夺。”“这个时候的何启治，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当代》杂志的常务副主编，他收到陈忠实的信后，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朱盛昌等人传阅……大家商量后决定派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（主管长篇小说书稿）的负责人高贤均和《当代》杂志的编辑洪清波一起去拿稿，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表态，不能轻易否定这部长篇小说。”（邢小利《陈忠实传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）

我们知道，一部作品的发表或出版，按照惯常程序，大致分为以下步骤：第一步，亲送或寄（暂且排除邮途遗失这种并不鲜见的可能性）往杂志社或出版社；第二步，杂志社或出版社依据稿件先来后到顺序，分配给相关编辑初审；第三步，相关编辑初审通过后，提交相关编辑室负责人复审；第四步，相关编辑室负责人复审通过后，呈报社领导终审。如上，无论哪个环节出现故障，都会前功尽弃。如此，投退之间，几年过去，作者岂不精疲力竭？尤其是在文学期刊和图书市场并不景气的情况下，皇皇50万言且尚存商榷、不乏争议的《白鹿原》，若出自其他作家——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之手，其命运不容乐观了！

还有一点至关重要，那就是，专业作家享有稳定的工资待遇保障和充裕的创作时间保障，写作既是其职业，也是其事业。灵感来了，尽可拼他个“早晨从中午开始”；思路僵了，可深入生活、挂职体验，到人民群众的富矿中采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与养分；身心疲了，可到山水田园间洗洗脑、除除尘、吸吸氧、充充电……这些，是其他作家所无法具备的，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着本职工作，而写作只是“不务正业”的业余爱好。然而，恰是这样一支从各行各业汇聚而来的“编外作家”，高举“文学依然神圣”（陈忠实语）的旗帜，在“种植金子”的征途踏梦长歌写风流，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星空托举起一道“这边独好”的风景。

三

《白鹿原》的七年磨一剑、一飞而冲天之际遇，对于其他同为“种植金子”的业余作家而言，除了《白鹿原》本身所绽放的“开天辟地”的流光溢彩之外，至少还有两点不可复制。

首先，陈忠实是文学重镇屈指可数的专业作家，值《白鹿原》完稿时，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七载，其以深耕中短篇小说奠定的陕西文坛“三驾马车”地位根深蒂固，长篇小说

赵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涡河恩怨》、传记文学《钟明善的书法世界》等10余部。编剧公演有大型秦腔现代戏《兴旺渠风波》等。近年陆续推出《八水故事》《春日暖阳》《富贵图》等作品。